

点,没有了故乡,情感就无依无着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,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?”这是贺知章在寻根吗?树高千丈,他还是沿着生命的指引回来了。现在读起来这不是诗,而是在解答人生的哲学命题。

我是谁,我不过是故乡的一个游子,我从故乡走出来,现在又回到了故乡去。这个哲学三问很圆满。之所以遵从这样的轨迹,因为,我的基因里嵌了故乡的密码。

### 那一刻在心底的熟悉与陌生

高铁列车快速地穿行,即便昏昏欲睡,可眼睛还是被窗外的绿吸引着。盛夏的江淮大地,满眼都是绿色,即便是先前泛着涟漪波纹的水塘,此刻也被绿色的荷叶覆盖了起来。

即便如此,还是水里稀稀拉拉的绿秧苗,因为过于瘦弱而无法掩盖住周围的水光,我知道那是新插下去的秧秧,我也感到很庆幸,能在立秋之前,将秧苗插到田里,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呢。

田野里没有人的影子,可我还是从没有直起来的嫩苗中看到人群刚刚散去的痕迹。那之前,是多么紧张的劳动场景呢。

也就在半个月前,男人在夜里拿出放置了一段时间的镰刀,趁着夜色下的月光将全部的刀具磨得精薄的白色,不时地,他们会停下来,用拇指在刀刃上轻刮着,目的是为了验证刀口的锐利程度。

士兵们战前是枕戈待旦,这些男人似乎已经开始枕刀待旦。不对,其实,他们已经等不到天明就准备出发了,因为,他们要趁凉去把田里接近熟透的稻子给割回来。

为了节省第二天的时间,女人们整个晚上都无法入睡,因为她要在夜里把第二天早田人的饭菜准备好。所有人都要早早地吃饭,以便能赶在天不亮之前就能干起来。

来到田间地头,选好了下刀的方向之后,所有的人都挽起裤脚,弯腰下刀,刀子刷刷地挥动起来,不一会儿,身后便倒覆一片散发着草香味的稻秆。下手快的人,不割完一垄几乎不会直腰。即便能直起腰来,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坚持,他们知道,一旦站起身,腰一次比一次难弯下去。腰一直弯着,直到极度劳累让腰有了塌陷之感,进而失去知觉,才能保证最后无需弯腰。

估摸着,剩下的稻子能由女人和孩子完成了,男人才放下镰刀,开始将货桶拖到田里,那是一只由厚木料做成的容器,新割下的稻子,由男人倒拎着,用力地朝着货桶壁上摔打,以便将稻穗藏到货桶里。

“砰砰砰”的击打声,能传出一里多地。那是一幅力量与美的尽情绽放画面,可惜,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用心思去欣赏,大家都忙着自己的活。年幼的孩子不停地拾起先前放在地上的稻铺,不停地递到货桶前的男人手上,以便男人集中精力打着稻子。

## 古韵新声(八首)

●杨勤群

<b>记老家石磨</b>	
齿平盘裂两分开，静卧村墟土台。自把贫穷磨去后，任随风雨长青苔。	
<b>忆灯盏</b>	
棉油芯草编灯轻，慈母披时尤见明。光在心中长不灭，纵然夜暗敢前行。	
<b>暮春乘缆车登老君山</b>	
扑翼乘风上，鸥花脚底开。云轻浮白絮，石静点苍苔。远岭青牛伏，长廊画幅裁。飘飘系索下，仙似九天来。	
<b>游云阳县凤凰花果山</b>	
岭壑高低翠，枇杷深浅黄。泉流新雨后，石凸古藤旁。几处村烟袅，数回乡念茫。遥观风景动，江水去茫茫。	
<b>咏秦始皇皇</b>	
时光百代倒追寻，多少英雄叹古今。棘路风霜磨智识，疆场血泪浸襟襟。一除封建声名远，空见阿房草木深。霸业功成有谁记，江山得失在人心。	

## 故园旧梦(外三首)

●王晓群

<b>归园生活</b>	
人生难得有醉意，何处能寻桃花源。豆菜锄云雷池畔，草盛鱼瘦翁翁闲。柴扉犬吠敲新杖，金凤银露邀五蟾。才疏笔拙难天亮，抱朴犹思孤七郎。	
<b>乙巳年清明再登小孤山</b>	
一柱擎天势欲飞，雄镇东南界吴楚。柔条弄影映落晖，百舸争流迎孤鹭。七层蹬道逼西天，八角檐铃传佛语。凭栏莫问兴亡事，浪浪滔滔寒与暑。	

# 副刊

# 朱晔散文

把这些陌生人一个个地培养成亲人,那是多么艰难的历程!

当然,我能想到的仅仅是民间女子,放眼到宜家,那些女子的命运似乎更加悲惨。

她们是被当着美人被人认领,然后带着使命走向一个完全未知的远方。离开官城之前,她还锦衣玉食,可一旦走出城廓,周遭就是大漠孤烟、黄沙漫漫,最要命的是,身边围着的是长相稀奇古怪,甚至语言都不相通的人。胡天八月即进入冬季,草原、大漠、飞雪、流沙,她不是在嫁人,而是在走向死亡。

身边搁置的琵琶,先前可能是美人的点缀,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忠实的知音,只有对着琵琶才能说出心中的委屈和恐惧。草原原来越宽广,而她的心越走越黑暗。她不是走向明天,而是在走向焦虑、担心和彷徨。

假如她有选择的机会,你猜她会做出什么决定呢?十有八九,她会勇往直前,因为,她知道,往前走才是她的宿命,未知才是女人的归宿。

相对于和亲到漠北的王昭君,大唐盛世的文成公主西行的心境会轻松一些,因为她走之前还带了很多汉地的种子、物资,她想把遥远的西域变成家乡的样子。这不仅包括物品,甚至包括信仰,她带走了世界上唯一的释迦摩尼十二岁等身相,她要以虔诚教化那些处于蒙昧世界的人。

从大唐盛世到现在,时光过去了一千多年,雪域高原上还在流传着文成公主的传说,这足以说明,她不仅融进了那座新家,而且在家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雪域高原缺氧,但是不缺信仰,文成公主也许没有得到男女之爱,但是她得到了高原上千年来子民的爱那份爱,她度过了百年千年。

记得当年送姐姐走的时候我没哭,可我这个“送郎舅”跟姐姐告别的时候流泪了,我不是舍不得,而是莫名的焦虑,我根本想象不到姐姐在那儿的适应方式。当年我不知道,也许那一刻,对于女人来说才是生命的真正开始呢。故乡是男人始终迈不过的情感软肋。

无论是帝王将相,或者是贩夫走卒、平头百姓,故乡始终是男人割舍不掉的羁绊,假如没有故乡,男人好像永远无法活得圆满,生命似乎都无法闭环。即便故乡是个点,可也是凝聚一生情感的起点和支



汪曾祺(1920年3月—1997年5月),江苏高邮人,中国当代小说家、散文家、戏剧

机,看军旗模型慢慢成型。老师摸出枚褪色的臂章:“我爷爷缝的,针脚比机器糙,可那股劲……”“一样!”孩子们齐声接,拳头攥得紧实。

暮色漫上来时,又到江边。对岸摩天轮转着流光,与滕王阁的灯遥遥相对。晚风里,王勃的吟哦还在,八一起义的号角未歇,广场舞的调子混着孩子的笑——原来英雄要的“安稳”,就是眼前的烟火。江面上,滕王阁的影与八一碑的影叠在一起,左边是“秋水长天”的诗,右边是“军旗飘扬”的烈,中间滴着的,是一代代南昌人用赤诚守着的岁月静好。掬一捧江水,凉意漫到心底。这水,照得见千年月,也映得出万丈阳;漾着笔墨香,也浸着热血痕。从那年夏夜到今日潮头,南昌的故事还在继续,像这赣江的潮,永远向前,永远滚烫。那面升起军旗,早已化作一抹红,融进千万人的血脉里,生生不息。

着江面上吹来的微风,数着天上的星星,等最后一班客船离开后,便慢慢地进入了梦乡。

### 故乡是男人嵌在基因的密码

思乡,可能是基因里的密码,跟性别有关系。男性和女性思乡之情可能是不一样的。

两千年前,当西楚霸王推翻了强秦的统治政权之后,他立即做出一个决定,穿着漂亮的衣服荣归故里。有人质疑项羽的行为,项羽解释道,富贵不还乡,等于锦衣夜行。不能不说项羽的思考不对,人嘛,只有回乡显摆了,才算是光宗耀祖。也许因为后来项羽的失败,对于项羽的行为,后人又创造了一个词汇“沐猴而冠”,说项羽的急功近利行为,仿佛给一只猴子洗完澡后戴上高高的帽子。

谁能知道,项羽当年为什么要回故乡呢?过了一千多年后,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夺得天下政权之后,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在自己的故乡安徽凤阳盖一座皇城,甚至还有将首都定在凤阳的想法,最后经高人指点及再三权衡,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。

上述所说的两个案例都是男人中的豪杰,故乡在他们的心里都是如此的厚重,别说一般老百姓,对于所有男儿,故乡应该是心里最软的所在,故乡是埋得最深的思念。对于作家来说,很多人虽然在故乡逗留的时间很短,可他一辈子能写的都是故乡。由是,思念大多只呈现在男性作家的笔下,好像女性作家都喜欢写外面的世界。

在故乡的时候,脑子里总镌刻着这样一副场景。当男方挑着礼担,放着鞭炮,敲打着锣鼓,来到女方家接亲的时候,无论女人是多么的不愿意,当吉时已到,她都要在哥哥或者弟弟的背负下,跨出大门,在她的脚即将落地之前,也将手中握着的一把篦子奋力地向身后甩出去。

在浓烈的鞭炮和震天锣鼓的簇拥下,她被两个小姑娘搀扶着,快速地跑向男人的家,那是一段多么艰难的旅程呢,她从熟悉跑向未知,从亲人身边跑向陌生的远方。那把扔回来的篦子,以及她不能转身的步伐,都坚定地说明,她真的如古人说的,此刻,她已经成为“泼出去的水”,几乎不能再回头了。

我一直不知道女人的心思。那是多么恐怖的事啊,当盖头掀开之后,眼前呈现的是完全陌生的世界。盖头盖上前,身边都是亲人,盖头把亲人都给隐藏了,身边现在都是陌生人,这是她要面对的世界,余生她要完全融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,要

把天都叫裂了,一点也不影响瞌睡上身的孩子。即便有蚂蚁上身,他们丝毫也感受不到。

当阴凉快要覆盖到整个屋基的时候,孩子们开始活动了。女孩子开始淘米生炉子,用吊锅煮一锅白粥,并在厨房里炒两碗咸菜,这就是一家人的晚餐。力气大的男孩子,自己到井里挑水洒到门前的地上,以便给门口降温,力气小的孩子,两两抬着一桶水,把家里的水缸灌满,以便晚上家里人洗澡用。

天快擦黑的时候,大人们都收工了。拿着毛巾到水塘边简单洗漱,就坐到凉床前的凳子上,孩子们早已给他们盛好了大碗粥在一边晾着。白粥就咸菜,家家户户如此,年年月月不变。

有风的日子,外面的蚊子应该还是有数的,一旦风停了,蚊子便出现了。讲究的人家点上买来的盘香,在上风口点上。舍不得的,一股就在凉床边点一堆碎草,以草的浓烟熏走蚊子,大多数时候,蚊子好像还没反应,人不受了。

一天最幸福的时刻,就是一家人躺在外面的凉床上、椅子上、凳子上,大人说着稀奇古怪的故事,或者是,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去寻找牛郎织女星。那时候,我一直奇怪一个问题,天上的银河就在我们家乡的上空,为什么其他地方的人也会说天河配的故事。甚至在中学地理书上,还出现了银河系和牵牛星座的词汇。

宁静属于白天在地里干活的大人,以及那些还不允许独自往外跑的孩子,青少年的夏夜十分热闹。趁着天黑,他们会打着手电去池塘边抓青蛙、钓黄鳝。天黑之后的青蛙静静地蹲在岸边吃蚊子或者飞蛾,它们已经失去了白天的警醒,即便手电光照在它的身上,它也没有丝毫的反应,然后,一只手从空而降,青蛙只能在手掌下挣扎。

天黑之前,小伙子们把黄鳝卡子放到水中,晚上,打着手电逐个查看卡子上的收获。黄鳝没有鱼那么聪明,见到诱饵都是囫圇一口,诱饵刚吞到嘴里,针就刺穿了它的喉咙,即便它还用尽力气在水里纠缠,终究无法摆脱口中的尼龙线的束缚。很多时候,黄鳝还没有咬钩之前,小鱼将针上的饵料都吃掉了,只好再补上饵料,静等下次机会。一个晚上可以无数次查看收获情况。

那时候,池塘里野生的东西比较多,一条黄鳝一斤多也是常见的。

尽管知道,晚上辛苦一下,一家人第二天就有美味的青蛙或者鳝鱼吃,可父母亲一直不同意我们晚上去做这些事,一者怕被蛇虫咬,再者也怕意外落水,第三怕我们遇到不干净的东西,那时候,农村人比较迷信,都喜欢传说一些无中生有的故事。即便离家这么多年,我还是害怕当年听到的鬼故事。

我们家人口多,可供在外面乘凉的设备不够。先前,父母亲都是让我们几个小孩子优先使用,他们只是摇着蒲扇静静地坐在一边,等夜深人静的时候,他们再回到炙烤了一天的屋里睡觉。

我们兄弟稍大一点之后,晚上,我们便拎着一张草席,到码头上,找块平整些的水泥地上,就地铺上席子,享受

恬静的诗心。

注:瓦屋山位于四川眉山市洪雅县境内。张道陵,曾在瓦屋山创建道教。

### 三苏祠

我看见你们在沉思。

是沉思那口古井,祠内那些丛生的绿苔,那些盘曲的黄荆树,还是我们?

任何的沉思,天官均不作答。天空只有月亮圆了缺,缺了圆,只有星星持续地烛照、抵达。只有风,起于青萍之末的风,吹了停,停了又吹。

但我知道你“八风吹不动”!

“明月几时有?”

“八风吹不动”的明月,穿过云层,穿过千年时光

与众生喧哗的世界区分开来,清澈而不见底,你、我均未曾见其底。但你的长髯在飘,长髯被宋朝的风劲吹,也仍不见凌乱。

木假山还在。“中峰魁岸踞肆,意气端重,其旁之二峰,庄栗剡削,凜乎不可犯”。没人敢犯,没人敢出声。我们只是小心翼翼走过,即便陆游也是在“平铺十里江无声”时“仰视眉宇”。

“眉宇”本就是一个提炼,晶莹剔透而不可琢磨,也不必琢磨。

“瑞莲池”的荷花仍然在开,仍然那么馨香。

你知道,万物总也是在适当的时候开出花来,“瑞莲池”因而“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,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”。

不声不响的流水像个困鬼。困住了你吗?我看见它一直向前走动,即便涓涓细小,也仍向着无限延伸。

赣江的水,带着韧劲穿城而过。泡胀了南昌的故事,又在潮起潮落间,抖落出千年月光与硝烟。初秋的风里,八一的气息正浓——檐角铜铃轻响,恍惚是九十八岁的号角,裹着未凉的热血,混进街角的烟火。

滕王阁的飞檐挑着流云,朱漆映着碧天。1300年前,王勃站在这里看“落霞与孤鹭”,笔锋落处,文便系在了赣江的帆影上。那时的江面,商船载着诗卷,码头烟火缠着墨香。指尖抚过栏杆雕花,触到的是初唐的暖——文人风骨与市井气,原是揉在一起的。绕到碑刻前,辛弃疾“醉里挑灯看剑”的字力透纸背。那剑未出鞘,已藏着“了却君王事”的热肠。后来才懂,这份家国赤诚,原是南昌最久的底色。他没竟的“补天裂”之愿,八百年后,竟在这片土地上,以枪声作笔,猛地绽放。

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门,推开时像撞开了尘封的夜。玻璃柜里的臂章,针脚歪歪扭扭,却在1927年8月1日的凌晨,连成了星火。讲解员说,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面军旗,就从江西大旅社的檐角升起,把“军旗升起的地方”,烧进了南昌的骨血。柜底,一封家书洇着泪痕,墨迹被雨水泡得发涨:“娘,我是南昌县的伢子,守家就得守这城。若我不归,便是为天下人守家了。”指尖隔着玻璃碰到褶皱的纸,忽然懂了一——赣江的波里,有笔墨香,更有热血痕。那夜的枪声不是破,是

生,像春潮冲开冰封,给古城注进“向死而生”的英雄气。赣江记得,从这里出发的脚步。带着星火,走过井冈山竹,长征的雪,延安的窑,终让五星红旗插遍九州。这城,早把坚韧融进了血脉。清晨的八一广场,老兵给孙子理红领巾,胸前勋章被晨光擦得发亮。“爷爷,这红和纪念馆的旗一样吗?”老人指着升旗的方向笑:“去天安门看看?那儿的旗,根儿在咱南昌。”赣江边的基地里,中学生围着3D打印

## 安慶日報·望江周刊

### 那远去的夏日时光

夏天是一年中最受孩子们喜欢的季节。

即便有些人白天要受满身痱子的芒刺蜇疼,晚上要接受蚊虫的侵袭,可夏天对于孩子们的好,真的是全方位的。

白天,菜园里有各种瓜果可以食用,不管是自家的或者别人家的,顺到手上的都是自己的。各种能到手的食物,囫圇吃下去,小肚子涨得溜圆。要是赶上午后时分,大人们都在家歇暑,孩子们便相邀着到长江边洗澡。家乡人把戏水或游泳叫成洗澡。

每天午后,成群结对的孩子穿着裤头往江边进发。因为,天气实在是太热了,家人酷热难当,门口的树荫下也是热不可支,即便如此,蒲扇作为家里的降温设备,也不是人手一把。只能优先给大人使用,因为,他们白天还得到地里干活,中午回家吃饭休息的时间段,必须要得到充分的保证。

大人们太辛苦,自然也没精力去管孩子,尽管他们知道,在长江里边洗澡非常危险,好在大多数孩子都知道危险。水性好的,围绕着游船跳水、游泳,不会游的,就在屋檐棚出来的很小区域里嬉戏。

有人把泥涂抹在自己身上,有人用泥巴打着水战,有人趴在岸边,用脚在水里有序地击打着,身体慢慢地往水里滑溜,不一会儿,可能就浮在水面上了。在江里学游泳更容易一些,说是江水浮力大。

大点的孩子都是穿着裤头下水的,不像年纪小的,他们把裤头脱在岸上,光屁股下水,他们怕家里人通过他的湿裤头而责罚他。

玩够了,小孩子起身上岸,套上裤头就可以回家了。而大孩子不行,他们要找个没人的地方,将湿裤头拧干水份,然后走到趸船边,一屁股坐到滚烫的船甲板上,或者前面贴在甲板上,甲板像烙铁一样,可烙干裤头的效果特别好。

当他们兴高采烈地回到家,其实,大人们都知道孩子中午出去干嘛了。为了证明孩子出去洗澡了,父母让孩子伸出胳膊,在上面轻轻地挠一下,胳膊上随即出现了两条白印。这时候,自然少不了一顿“杨树条煮面(挨打)”。父母其实也不是存心要打孩子,主要还是希望能引起孩子注意,一定要注意安全。

孩子们也学聪明了,为了让父母挠不出痕,他们洗澡后,再弄出满身大汗,那就再也不出汗了,大夏天的,出汗是最容易的事。

当檐下的日光伸出一米多长的时候,又到了父母们该上工的日子了。他们出门之前,还是要对孩子叮嘱一番,不要出去玩水,水里有水猴子;在家做一些家务事,等晚上父母收工回家,孩子们在家要把粥煮好,当然,还得把鸭猪喂好。

中午在外面玩得大累了,父母出去后,孩子们还会拿出塑料布或者简易的凉席,要怎么铺在家里的地上,或者是树荫下的地上,美美地睡上一觉。天热的日子,人躺在地上,身上出了一身透汗后,身体很快就发软,即便树上的知鸟

## 瓦屋山(外一篇)

●彭霖

每一个到此之人都是这里的一片瓦。一片瓦一片情,一片瓦一扇门,一片瓦一浪舒展的光相寺的钟声。

李白、杜甫、岑参、陆游、苏轼、田锡、苏辙……他们这些瓦经过了怎样的锻炼,火候那样的炉火纯青?

在瓦屋山,他们谁是杜鹃?谁是飞瀑流泉?谁是满山红叶?谁是南国冰雪?

我知道,我的火候不够,我无法成为这里的一片瓦。我只能深深浅浅地看这里的瓦兰、瓦翠,甚至杜鹃花的瓦红、鸽子花的瓦白……它们宁静、舒展,它们苍翠欲滴。那滴下的是斑鸠的鸣叫还是白鹭浅浅的盈盈的扑打?

浅浅盈盈的白鹭,在浅浅盈盈的悟“道”?

道在哪?我上山时只找到了路,没找到道。挂一漏万的“道”漏下了多少深藏于瓦屋山?那淙淙泉流、习习凉风是漏下的“道”?但张道陵走的那条道已然覆盖了层层陈年旧叶。

悟不了的陈年旧叶,悟不透的“风管道上,旁若无人”。即便苏轼也只能“欲待曲终寻问取,人不见,数风青”。

雅女湖的风那么轻,又那么清。如镜的雅女湖倒过来看见的仍然是四周一尘不染的恩典,一尘不染的

赣江的水,带着韧劲穿城而过。泡胀了南昌的故事,又在潮起潮落间,抖落出千年月光与硝烟。初秋的风里,八一的气息正浓——檐角铜铃轻响,恍惚是九十八岁的号角,裹着未凉的热血,混进街角的烟火。

滕王阁的飞檐挑着流云,朱漆映着碧天。1300年前,王勃站在这里看“落霞与孤鹭”,笔锋落处,文便系在了赣江的帆影上。那时的江面,商船载着诗卷,码头烟火缠着墨香。指尖抚过栏杆雕花,触到的是初唐的暖——文人风骨与市井气,原是揉在一起的。绕到碑刻前,辛弃疾“醉里挑灯看剑”的字力透纸背。那剑未出鞘,已藏着“了却君王事”的热肠。后来才懂,这份家国赤诚,原是南昌最久的底色。他没竟的“补天裂”之愿,八百年后,竟在这片土地上,以枪声作笔,猛地绽放。

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门,推开时像撞